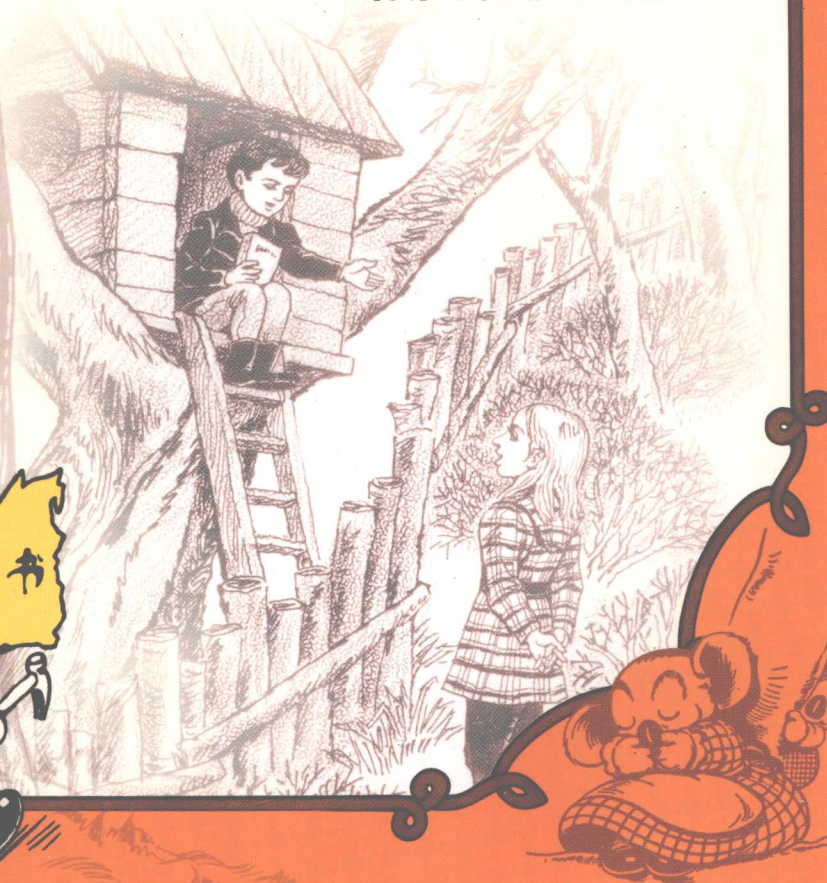


# 瑞恩和丹尼尔船长

Rain May And Captain Daniel

[澳] 凯瑟琳·贝特森 著

考拉丛书



# 瑞恩和丹尼尔船长

Rain May And Captain Daniel



[澳] 凯瑟琳·贝特森 著

武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1399

Catherine Bateson

RAIN MAY AND CAPTAIN DANIEL

---

据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2 年版本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瑞恩和丹尼尔船长/(澳)贝特森著;武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考拉丛书)

ISBN 978-7-02-007527-0

I. 瑞… II. ①贝…②武…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0295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张文芳

插图:徐中益

**瑞恩和丹尼尔船长**

[澳]凯瑟琳·贝特森 著

武果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3 千字 开本 82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875 插页 2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527-0

定价 1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搬家去波林斯威尔 .....	1
梦幻之家倒计时 .....	27
城市周末 .....	54
雨滴, 学霸和贝迪先生的鸭嘴兽 .....	70
关心和伤心 .....	85
到处都是外星人 .....	97
星航迷守则 .....	113



考拉丛书

## 搬家去波林斯威尔

爸爸从家里搬出去，住到朱利亚的公寓后，妈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麦琪，还把房子上市去卖，并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我对妈妈改名和大扫除并不介意，但我讨厌卖房子的主意。

妈妈说：“我们不卖不行，小山雀。这是我和你爸爸在协议离婚时决定的。反正我是不想在这儿住了。我们要去外婆的老房子住，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但那是乡下呀，我们怎么能搬到乡下去呢。”

“正是时候，真的——住在那里的房客已经通知我们，说他要搬到塔斯马尼亚去欣赏那里的景致。”妈妈接着说，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所说的话。

“我不明白。究竟为什么？”

“他是一个艺术家，显然是想去塔斯马尼亚画画。”

“不，妈妈，麦琪——我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搬家呢？学校怎么办？我的朋友怎么办？”

“你会有新学校的。”

“但现在是在年中，我不能转学呀。”

“你必须转，瑞恩，很抱歉，但没有别的选择。”妈妈说。

“那里我谁也不认识，又是乡下！什么波林斯威尔。”



考拉丛书

“哎，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应该搬家的一个理由，”麦琪说，“乡下是唯一能让人清静下来，听到自己心跳的地方。我已经厌倦了城市的匆忙：早上一睁眼就忙着为一天的匆忙做准备。晚上匆匆回家，尽量早点儿睡觉好在第二天重复同样的匆忙。我们这样疲于奔命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结果呢？只有满书架自助减压的书和信用卡上还不完的债。瑞恩，该换个不同的活法了。”

我希望房子卖不出去，也拒绝打扫我的房间。当房屋中介带人来看房的时候，我总把客厅里的小地毯弄歪，让人们看到下面的地毯被烧坏的痕迹。我还大声抱怨水压、邻居家的猫和路上的噪声。但这些都没有人在意。相反，人们评论的都是房子里那些我喜欢的东西——客厅天花板上的玫瑰图案，带有早餐角落的整洁厨房以及后院的无花果树。

在人们察看了房子，用步子量过房间的大小后，麦琪和我们会去商店买炸鱼和薯条，然后坐在电视机前吃，一言不发。

房子卖给了一对夫妇。男的穿着一套细条纹西装，女的涂着鲜艳的唇膏。我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看着铺着水泥的后院叹气，冲着厨房里老式的炉子翻白眼，还抱怨厕所和洗澡间没有分开。可麦琪并不在意。

“这房子现在是他们的了，”麦琪说。“确切点儿说，到了成交的那天就是了。瑞恩，我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在一个新房子里。”

“一个老房子，”我嚷道，“而且很破旧。这是你自己说的。”



Kaolacongshu

我喜欢争辩。

合同一签,妈妈开始大清除了。

“我在简化我的生活,”她边说边把衣服扔进旧货店的袋子里,清空抽屉,把一盒又一盒可回收的纸摞在一起。“以前是样东西都留着,现在不能再这样了。留下的东西必须要么有用,要么漂亮。”

她扔掉了很多我以前都不知道家里有的东西:一台黑白电视机,一些还没做好的印着动物图案的窗帘,一大堆老塑料唱片,还有一个爸爸搬家时落下的网球赛奖杯。看着她把这些东西堆进了车的后备箱要送到旧货店去,我觉得我本该把那个奖杯抢救出来,下次见到爸爸的时候还给他,但我没有那么做。我就这么看着它和其他的破烂儿被拉走了。

搬家那天麦琪看起来很兴奋,却又很脆弱。她与搬家的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发紧,却尽量显得高兴。她问他们当地学校的情况,现在的天气怎么样,乡下医疗保健经费状况以及他们是否喜欢在卡拉克森生活。

那个年轻人只是对着自己的布朗斯通牌工作靴嘟囔,但他的父亲在搬箱子和衣物的时候会咕哝着回答几句。

“学校还不错,”他说,“不大——大概有六十多人吧。我三个孩子都在那里上的。杰夫上的时候,还没有六十人呢,对吧?忒冷,不过,你用什么取暖?”

“烧木头的炉子,”麦琪说。“我想炉子应该还能用。老实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去过那里了——自从母亲去世我们把房子清扫以后,就再没去过。有房客一直住在那儿。”



考拉丛书

“对——那个搞艺术的。他把房子打理得挺好——还在花园里忙活过呢。你需要找人帮你检查一下烟囱管道，要肯定烟囱没问题才行。订购些木柴吧——我想他一点儿也不会给你留下的——好像不怎么做饭，晚上大多是在酒馆吃。”

“当地有人检查烟囱管道吗？”麦琪的声音听起来没有那么高兴了。

“嗯，当然了。我会跟米克说一声，让他给你看看。杰夫，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检查一下卡尔的老房子的烟囱管道，也给他们送些木柴过去。”

杰夫嘟哝着溜到卡车那边去了。

“你不用担心乡下的医疗问题，”杰夫的父亲笑着说，“你家隔壁就是医生。”

“噢，那倒挺方便。”麦琪说，好像有些拿不准。

搬家的人走后，妈妈最好的朋友——弗兰，过来和我们一起跟房子告别。我一间一间地穿过屋子并向它们保证我决不会忘记它们。妈妈和弗兰拥抱了好多次，弗兰哭了。妈妈戴上墨镜，我们就开车离开了。就这么离开了。

“别回头，”妈妈说。但我回了，看见弗兰挥着她的手帕，好像我们在走上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似的。

“重新开始的最大好处，”麦琪说，踩着油门强调她的话，“就是你有个绝好的机会改变自己，做你想做的人。你想成为什么人呢？瑞恩，这是你的选择，宝贝儿——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

我想了一下。认真地说，我想做的是把我的头发染成超





潮流的星际蓝色，在耳朵上打五个洞，一直到小精灵<sup>①</sup>耳朵的顶端，穿好多黑色、紫色或者橙色的衣服。我想在某方面特别出色——设计房屋或者画画或者写科幻小说。我想有一间不寻常的卧室，深蓝色的天花板上用荧光漆画着整个银河系。我希望自己有点儿神秘感，成为全年级同学谈论的话题，让他们对我的聪明与尖刻又敬又怕，但我希望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发誓永远相互友爱，并且等我们以后有了女儿，我们都用对方的名字为女儿命名，让她们也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一起长大。

麦琪想过一种平静、和谐的生活。她离开了行政工作的压力和办公室的钩心斗角。她甚至不想加入这里学校的校务理事会。她要每天冥想一小时，做瑜伽并且重新发掘自己的创造力。她想在一个小的社区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想让自己冷静几年，种种蔬菜，脚踏实地地生活。

“我要把工作压力和办公室的勾心斗角留给你的爸爸和朱利亚，”她说，“让他们去为金钱和投资，以及怎么才能爬到食物链的顶端烦恼吧。我对那些已经厌倦了。我想过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一种可以用心跳，而不是用收入和支出的表格来衡量的生活。”

我不很理解她说的话。如果她的意思是说我的爸爸对金钱着迷，那她错了。他可能是对工作着迷，这我承认——但不是金钱。爸爸花钱就像用纸巾，而且从来不要找头。

---

① 民间传说中的神秘生物，一般认为有尖尖的耳朵，穿绿色的衣服，戴尖顶的帽子。



考拉丛书

我不希望她继续谈论她和爸爸之间的问题了，就开始哼唱起来，那歌可能是“酸靛蓝”摇滚乐队的歌曲，要不就是“马戏团小马”的。我自己也不很确定，但又好听又响亮，把我的嘴唇和鼻子都哼得有些刺痛了。

“好吧，”麦琪说，我哼了一分钟后，她领会了我的暗示，“那么，把我们的东西在新家安顿下来不是件极好的事嘛。想想后花园，瑞恩——对孩子来说那地方是多么美啊！我们可以在那里设计一个真正美妙的花园，既有隐秘的部分，也有冥想的地点，会相当迷人的。以前只能让你在布朗思维克那个简陋、狭小的花园玩，我总感到非常过意不去。”

事实上我喜欢我们布朗思维克的花园。的确，那儿大部分都是水泥地，但那是滑旱冰和玩踏板车的好地方。我喜欢妈妈种在我的旧塑料游泳池里的樱桃西红柿，还有院子后面那棵大无花果树，虽然我爬不上去。事实上，我想得越多，我们老后院的优点就越多：比如院里的迷迭香灌木，它的叶子和烤土豆、羊肉一起吃时真是美味，还有那棵葡萄藤，每年夏天都会结出一串串的葡萄。想到以后那些美味的馈赠每年要由别人享用，我就心痛。

“外婆的花园有它两倍大，”麦琪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打断了我的思路，“所以我们有两倍的地方可以用。难道你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好吃的苹果吗？还有布拉斯李子——每年，树枝都会因为长满李子垂到地上。妈妈会做果酱，结晶蜜李和李子酱。”

对于外婆我记得很清楚。她的脸皮松软，感觉像花瓣一样。我记得她头痛的时候我抚摸过她的脸；也记得当我和妈



Kaolacongshu

妈去看她时,我总和她一起睡在她床上;还有她身上那股霉味儿,像旧货店和旧书的味儿。我早上叫她起床,她得先戴上假牙再去做早饭,但戴假牙前她会跟我说话,说的话都含糊不清。她会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她曾经被一头公牛追着在围场里疯跑,最后是她的表兄弟哈里拽着她的皱边灯笼裤把她从围栏的空当中拉了出来。

“我想念她,”麦琪说,“我怀念她在世时的感觉。我想我和你的爸爸之间开始出现问题是在母亲去世后。人们在死去,你母亲在死去,这让你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生活。”

我能感觉到麦琪多么思念外婆,我想我也思念,有一点点。奇怪的是——我没有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思念爸爸。我以为我无时无刻不会想念他。可实际上我已习惯在电话里跟他说话。然而,有时候我会突然非常想念他,就像冰淇淋头痛,就是在大热天吃了很冰很冰的冰淇淋后的那种头痛。我真想再听到他下班回家,再听到他和妈妈晚上的谈话。我真想再吃到他星期天早晨做的有煎饼、火腿或炸香蕉的超级丰富的早餐。现在,当我去他的新住处时,我们出去吃早餐。朱利亚喜欢这样。她说她离不了咖啡。我觉得,在外面吃,果汁通常都很好喝,但火腿总是不太够,而且坐在外面,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你在吃早餐,有点儿傻。

“进入克拉克森了,”妈妈说,打断了我的思路,“天气凉爽,气流平稳。噢,看,他们新立了一个‘欢迎来到克拉克森’的牌子。”

“葡萄酒酿造厂”,我念着一个大的绿色指示牌上的字,“工艺品,画廊。天哪,这里看起来并没有足够的地方能放得



考拉丛书

下所有这些东西呀。”

“宝贝儿，这是学校。”

那只是个学校。我拒绝让自己显得兴奋。

“游弋在克拉克森的主街上，”麦琪说。

“右边，妈妈，有一家报刊店，一个面包店——小心那条狗！”一条小猎狗悠闲地穿过马路，妈妈不得不停下来。

“那有点儿像画廊，”我说，看着我这边的街道，“有一家商店橱窗里放着很多东西，有泰迪熊什么的。”

“这儿有一家泰国餐馆，赞美上帝，瑞恩——泰国餐馆！”麦琪说。

“还有一个酒馆，”我说，“街角那儿的那个大房子是什么？”

“简易旅馆，”妈妈说，“还有一个酒馆——噢，克拉克森扩大了啊。”

“还不如切斯通购物中心呢，”我说。

“但至少还有一家泰国餐馆。而且快看，那里一定是医生住的地方，树栅栏后面，我们到了。”

妈妈下了车，两手叉着腰，站在门前。“房子需要油刷。绝对需要油刷一下。这些小板房油刷以后会焕然一新的。看外婆种的玫瑰，瑞恩——到了夏天它们一定会非常漂亮、引人注目。”

“太棒了。”

房子里边又暗又冷。客厅和厨房也是又黑又脏。卧室好一点儿——挺大，窗子对着花园。

“你挑吧，你喜欢哪一间？”麦琪说。



Kaolacongshu

“这间，”我说，选了一间最小、最靠近厨房的房间，“我想要这一间。”

“你肯定你不想要那间大一点儿的吗？你的书桌怎么办？”

“我不能在旁边这个房间里学习吗？”我问。“这一间？”

“哦，当然可以——这里原来是外婆做活儿的地方，”麦琪说。“是一间温馨、暖和的房间。瑞恩——看，李子树，正发春天的新芽呢。”

房子伸展到后面是一个大房间，是在原来的小板房上扩建的。

“我们用它做什么呢？”我问。“挺奇怪的，妈妈——好像是第二个起居室或者别的什么房间。”

“我想这里原先应该是家庭活动室，”妈妈在厨房里喊道。“外婆在冬天会住在那里——你不记得你在她旁边看书了吗？噢，天哪，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要订购点儿木柴，还提到做饭的事了。”

“什么？”

“外婆有一个慢燃炉，我完全忘了。以前我一直劝她，让她换个合适的炉子，但她就是不肯。唉，小山雀，今晚要吃比萨了。”

“什么？这里没有炉子？”我感到很惊讶。

“只有一个烧木头的炉子，一个慢燃炉。”麦琪听起来已经很累了。

“用那炉子怎么做饭呢？”

我们看着那炉子，很大，但好像永远也不能用了。



考拉丛书

“我不知道,真的,”麦琪说。“我是说,当然,你把木头放进去,里面有控制器通过某种方式调节热度。外婆过去总说,没有什么炉子做出的面包和汤能比慢燃炉做出的更好吃的了。我得在网上查一查怎么用,或者问问什么人。”

她打开烤箱的门,仔细看看里面。

“好像不是很干净,”她喃喃地说。“哦,真恶心。我想那是老鼠屎。”

“太恶心了。算了吧,我是不会吃任何那里面烤出来的东西的。”

“别犯傻了。”妈妈站起来瞪着我。“打扫一下就好了。”

“每一样东西都需要打扫,”我说。“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脏,连墙也一样。”

“嘘,是不是卡车来了?”麦琪说。“出去看看,瑞恩。”

就连我们的家具也没能让这房子显得亮堂一点儿。

“就缺点儿油漆,”杰夫的父亲说。“你们会搞好的,卡尔太太。只要一层油漆,整个房子就会变得认不出来了。”

“这里只有一个慢燃炉,”妈妈说。

“烤箱里还有老鼠屎。”我补充道。

“好好清扫一下就行了。没有什么能比得过这种炉子了,而且这个炉子并不太旧。我还记得那个老太太,对不起,我是说你的母亲,把另一个炉子拉出来。可能就是这一个,让我想想——在她去世前几年买的。这种炉子可以用一辈子的。老的那一个其实也可以。我告诉过她,但她想要一个新的,高档一点儿的。看,这个还带着一个炒锅炉头呢。有了这个,她觉得挺风光的。你母亲厨艺可不错,不像有些领养老金的人整



Kaolacongshu

天吃狗食度日。她每晚都会给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桌子上还摆上花什么的，样样俱全。人们觉得她有点儿奇怪，但我总是说：“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不伤害其他人就好。”

“这个炉子很好，”麦琪说。“我记得母亲要过炉子的宣传册。”

“炉灶把房子的这部分都加热了，”杰夫的父亲说。“她可以从这儿取热水。”

“也就是说不烧这个炉子，屋里就没有热水吗？”我简直不相信我刚听到的话。

“噢，应该是的。有煤气——如果罐里有气的话。”

“什么！煤气在罐里？”

“对。”麦琪说，“可以从超市订，我都忘了。在外面墙边。应该还有点儿气。搬完家总是需要洗澡的。”

“还有一点儿。”杰夫的父亲隔着厨房的窗户喊道，“但是你们得省着点儿用。待会儿我们把车卸完了，杰夫会到超市帮你们订几罐的——他们星期一会送过来——周末是不送货的。你们要省着点儿用。如果是我，想多洗几次澡的话，就不会开煤气取暖器了。”

车上的东西都搬下来了，我站在阴暗的厨房里，看着四周。我希望麦琪承认，搬家是个极大的错误，但她没有。她把冰箱插上电源，打开。然后又打开一个写着“电器”的箱子，取出水壶、咖啡研磨器、搅拌机和电饭锅。她把这些电器都放在最长的台子上摆好。她说：“我不打算再拆箱子了，瑞恩。不在这儿拆了。我想我们下星期得好好考虑一下。”

我纳闷她会考虑些什么呢——搬回布朗思维克？



考拉丛书

“我们就不能把这房子继续出租吗？”我问，“不能用这房子的租金在城里租个房子吗？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拆开那些箱子，只要打个电话给杰夫的父亲，他们就会帮忙把所有东西都运回城里去了。”

“天哪，亲爱的——这房子的租金在墨尔本连个狗窝都租不起。不行，瑞恩——我说的考虑，是考虑给房子刷什么颜色，我们是否该把这张油地毯扔掉，还有要让这房子成为我们独特的、舒适美好的家，我们还需要什么。”

“一支拆房队。”我说，不过声音很小。

接下来麦琪取出的是作冰箱诗用的一套贴字。

“好了，瑞恩，感觉像个家了！想把它们贴上去吗？”

这套贴字是弗兰上次去海外旅行时买的。其实就是很多磁性贴字，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你可以把这些字贴在冰箱上，摆成一首诗。超好。不过你不是总能找到你想要的字——像我们的这套贴字里就没有“爱”这个字，但却有你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要用的“杀”字。

我和妈妈常常互相写诗给对方。不是多愁善感的那种。我们写的是那些我们其实不太想面对面谈的事情。我喜欢诗。毕竟我的名字是来自一首诗。别人都认为我叫“瑞恩”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无脑的嬉皮士<sup>①</sup>。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母亲成为“麦琪”之前，她是一个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她穿着高跟鞋上班，每隔六周就去“创意发廊”找朱迪做头发。父亲是网络工程设计师，跟盖楼房无关，是电脑方面的，平时

<sup>①</sup>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的年轻人。





上班都穿西装。

我的名字来自于一句诗。那首诗是卡明斯写的，他不用大写字母。妈妈说，我那时刚出生，睡在小摇篮里。妈妈碰了一下摇篮，我就惊醒了。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婴儿张开小手，看起来就像一颗小星星。那时妈妈就知道，我将是“瑞恩”，“没有一个人，甚至是雨<sup>①</sup>都没有这样的小手。”<sup>②</sup>

“瑞恩”在墨尔本的布朗思维克是个很好的名字。那里的人都是无脑的嬉皮士，后朋克<sup>③</sup> 艺人或是古怪的技术人士。但我不能确定它在中维多利亚地区的克拉克森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在这里，杰夫的父亲说“炒锅”的时候好像他以前并没怎么听到过这个词。

就连想这些问题都让我觉得很郁闷，所以我就去花园看看。麦琪说的对——这个花园很棒。我在里边越走，对它的回忆也就越多。回忆真的挺有趣，不知怎么的，它们突然就都跑进你的脑袋，而且一旦开始，你就没法让它们停下来。开始我想起了和外婆一起摘布拉斯李子。她把树枝拉下来，我就帮她摘李子并且放进一个大桶里；然后我想起了涂上李子酱吃那些刚出烤炉的热乎乎的面包；后来想起了外婆给我擦洗我的脸，把我的脸洗得像苹果一样红彤彤地发光，从额头到下巴都暖呼呼的——那是因为我一直在一块新菜地里玩，弄得浑身都是泥。那块菜地还在，不过长的都是野草了。



考拉丛书

① “瑞恩”是英语“雨”的音译。

② 卡明斯的诗句。

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兴起的音乐流派，颠覆传统流行摇滚的歌曲结构，最终发展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非主流音乐。